

简化汉字，历史的积淀与选择

前些时日，某博物馆举办的书画展中，清代书法家苏廷玉的行书作品中见有数个“乱”字，在网上引发争议：“简体字是近现代才有的，清代书法作品中出现简体，肯定是赝品。”其实，关于汉字繁简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，此次更是上升到了文物真伪判定的层面。那么，汉字繁简，到底能否成为判定文物真伪的定性标识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

繁简并存是汉字起源现象

汉字究竟起源于什么，历来说法不一，但原始的图画与记号无疑为汉字的萌芽与诞生提供了胚胎和模型。尽管早期原始图画与记号的具体意义尚不明确，但线条多寡不一的相近形象，就已预示着未来脱胎于之的汉字必将有繁有简。

汉字诞生后一直绵延不息而传承使用至今，把数千年的历史生命浸入中华文明的血肉骨髓。在汉字强大而传奇般的生命历程中，有两种相反的现象共同推动着它向前演变与发展，这就是繁化与简化。文字学家梁东汉说：“从图画文字发展到现阶段简化汉字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简化、不断繁化的错综复杂的过程。”

剖开汉字发展的任何一个共时层面，繁简并存已然是一种普遍现象。甲骨文作为最古老的、成系统

的汉字，同字正反不定，有繁有简，异形严重。如“渔”字，或从四鱼，或从二鱼，或从一鱼；再如“车”字，或因“画成其物”的“车”形各有差异，又或因创制“车”字的“仓颉”并非一人，也或因据以“观象”的视角多有不同，呈现至今的繁简形体竟有数十个之多。300多年之后，我国首部字典《说文解字》创制完成，它“叙正篆，合以古、籀”，将古今文字汇于一书，全面展示出雅俗共现、繁简并存的用字局面。

当前，我国通用规范汉字以简化字为主，但在诸如文物古迹、书法篆刻、题词招牌等特殊领域和场合，仍然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。我们相信，繁体字一直是泱泱文明古国的宝贵文化遗产，不可能也绝不会消失。繁体字和简体字必将休戚与共，世代相传。

普及规范汉字是迫切需求

当下，汉字应用已经完全融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，特别是伴随网络技术、电子产品等的迅速发展普及，现行简化字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人们的生活，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福利。

然而，伴随着数字化、智能化、信息化时代的到来，民众的汉字应用能力有所下降，规范书写受到一定冲击。一方面，电子智能输入给传统书写带来挑战。电子产品、无纸化办公、网络虚拟社交等新事物让人们书写汉字的频率越来越低，提笔忘字、写错字别字的现象愈发频现。另一方面，刻意追求标新立异使汉字的应用出现不规范现象。年轻一代用谐音等方式来求新求异的现象愈演愈烈，甚至每年都会产生一批网络热词，出现了诸如“集美”（姐妹）、“584”（我发誓）等网络表达形式；特别是多媒体技术的强势发展和广泛应用，任意改造汉字而成的表情包更因新颖独特而被年轻人所喜用，规范汉字的形体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变异。

此外，规范汉字书写中笔顺不规范一直是困扰汉字生活的常见现象。如极为简单的“口”形构件，生

活中多见“竖+横折左折”或“竖折+横折”二笔书写的不规范现象。民众汉字文化知识的欠缺也造成了一些汉字书写的不规范现象。比如，将“冒”的上部写成“曰”形，将“肺”的右边写为“市”，等等。

电子产品的使用势不可挡，但对当下的语言文字工作来说，最为重要的是做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与普及。2013年，《通用规范汉字表》历经10年研制完成并公布，它对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、标准化具有重要意义；2021年3月1日，《通用规范汉字笔顺规范》的正式实施为规范汉字生活提供了重要依据。

不同体式汉字的呈现具有特定的时代性。面对繁简不同的汉字历史形体，我们不能拘泥于一隅，更不能将其片面地作为判定文物真伪的定性标识。因此，相关专家学者在深入发掘汉字蕴含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同时，更应当重视研究成果转化，让学术研究走向生活，更好地传承和传播汉字文化和汉字知识。（据《光明日报》）



现行简化字是历史的积淀

追溯现行简化字的来源，相当一批为历代简体字，一些为历代草书和行书，还有一些是“古本字”，而古本字甚至比它们相应的繁体的历史或“资格”还要老。比如，甲骨文、金文中就有“云”字，为天空中舒卷云层的象形，到小篆中增加了“雨”旁成“雲”形，现行简化字启用了古本字“云”。语言文字学家李乐毅说：“80%以上的现行简化字都是在本世纪（指20世纪）50年代以前就已经流行或存在的。其中源自先秦、两汉的竟占了30%左右。”

秦汉时期，下层官吏书记事务日趋繁忙，迫于书写速度提升的需要，由圆转篆意字体简化而成的方正隶书又需进一步简化，于是草化成了必然之势。从隶草到章草再到今草的演化历程，即显示了其满足书写便捷需求的合理性，而这种简省从最初的随意为之，逐渐积淀成了约定俗成的普遍现象，草书简体字便跃然“简”上。如“爲”字，本从爪，从象，会人手牵大象劳作之意，汉简草书只用轮廓式笔画将其整体的复杂形体勾勒出来而作“为”。再如“言”字，汉简中单独成字时不简化，而作偏旁时多简化为“讠”，如请、谨、计、记等字。

老电影人收藏 电影海报逾6000张 见证中国“大荧幕”发展

“《山中防哨》《普通一兵》这都是苏联的影片，当年非常受欢迎。”张子诚正在给一名前来观展的小学生讲解电影海报。老人一边模仿着电影里的人物动作，一边讲述电影故事。今年82岁的张子诚收藏的电影海报有6000余张，最近，这些散发着光影魅力的电影“名片”通过展览走进大众视野。

“这些老海报背后的故事是无可替代的，希望我的海报展能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电影的变迁。”张子诚说。自1954年开始从事电影放映工作的张子诚，是新中国首批农村电影放映员之一。“当时电影对于农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。”张子诚回忆道，有一次他放映完电影《南征北战》后，有村民提着马灯在幕布下徘徊，“我以为他丢了东西，结果老乡觉得刚才电影里打得那么热闹，想看看掉落的子弹壳去哪了。”

据张子诚介绍，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电影院很少，上世纪50年代，随着农村电影队相继成立，中国农村才真正开始接触电影。为了让村民更好地理解电影内容，张子诚每到一村就提前贴好电影海报，每每引起村民驻足观看。看到电影海报如此受欢迎，张子诚萌生了收藏电影海报的想法。60多年来，他收藏了超过6000张电影海报，也见证着中国电影的发展变化。

同为电影爱好者的石家庄民间工艺博物馆馆长张宝林认为，电影海报有着一定时代属性，虽然随着科技发展，纸质海报减少，但看着这一张张电影海报，就好像是在近距离触摸中国电影发展史。

（据中国新闻网）



战国陶文拓片实物。

明年将是古陶文发现150周年。近日，上海的金石家和学者们齐聚福州路上的艺苑真赏社，参加近年规模最大的古陶文拓印展“古陶蕴真——海上金石家跋战国陶文拓本展”。学者们在研讨会上发出倡议，希望通过此次展览在当下重视并研究古陶文的审美特征，挖掘更多隐藏价值。

小小残片佐证历史

在陶器残片中，有许多隐藏着历史的证据。在著名海派金石家吴子建、书画家廉亮跋文的《先泽吉光》这件作品前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介绍，在春秋战国时期，用印盖在未烧制的陶瓷陶基上，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印痕。以这篇拓印为例，按纪年推算出是公元前239年的燕国，“右甸尹”是指当时制作陶器的机构，“尹”是督造者的官衔，代表他负责监造了这一批陶器。

印刻古陶文的陶器，最初不是艺术作品，而是日用品。用大篆写成的古陶文像今日商标，代表制作者的身份，也

代表着他们的信誉。如果产品出了质量问题，那么早在战国时期，我们祖先就建立了“责任追究制度”，还管这种“责任追究制度”叫做“物勒工名”。

陶器往往是用来储藏粮食的。在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之前，各国各有各的度量衡标准，且都有专门机构制作这一类标准器。拓片的形式多样，内容丰富，直观记录了当时的地名、人名与官职制度。

像这类隐藏在陶文拓片中的历史知识点还有很多，比如战国时期部分地区的月历以13月计……这些谜题有待考古学家们去研究破解。

保存研究一桩义举

定，没有古文字学家的考证，这些古陶残片抛弃在马路边，都没有人多看一眼。”研讨会上，此次展览的抢救性价值被学界和艺术界称道。

古陶器的拓印和题跋，数量不如砚台、瓦当、青铜器等的拓印。究其原因，一是因为古陶器存世量偏少，二来是上面的汉字距今久远，难以辨认，哪怕明清时期也认

不齐全。但对明清以来的文人而言，凡是有汉字和花纹的拓印，都乐意去摆弄一番。活动的组织者、上海市书协金石碑帖专业委员会主任唐存才表示，古陶文的研究是晚清学术界与艺术界的重要事件，这次展览希望能进一步推动海派金石及书法篆刻艺术继承经典，探索创新。（据《新民晚报》）

古陶残片里藏着大学问 上海举办古陶文印拓展

“礼赞百年·银川之光”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艺术作品开展



市民在美术作品展厅参观。本报记者 陈治学 摄

本报讯(记者 赵婵莉) 7月21日,由银川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,银川市委宣传部、银川市文联等共同举办的“礼赞百年·银川之光”—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艺术作品展(书法美术)在银川美术馆开幕。

据悉,这次展览自年初开始组织策划,自征稿以来,银川市文联先后组织艺术家赴闽宁镇、将台堡等地开展主题采风创作活动。全市文艺工作者积极采风创作、尽献绝诣,件件力作融思想性、艺术性、教育性为一体,充分表达了对党和祖国的赞美之情、感恩之心,深情描绘了党的光辉历史与丰功伟绩,生动反映了建党百年革命史和创业史,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银川书法美术创作的艺术发展史。

经过多轮评选,当天共展出了248件主题性书法美术作品。展厅以浓重热烈的大红色为主基调,突出了“弘扬光荣传统、赓续红色血脉,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、发扬光大”的理念。书法作品展厅以《誓词篇》《毛主席诗词篇》《治国理政篇》《红色家书篇》《党章小楷长卷篇》《中国精神篇》等为主题,集老中青三代书法家集体创作结晶,饱蘸浓墨书写出一幅新中国发展的辉煌史诗。展厅布局紧凑、格调高雅,充分运用全新设计理念展示传统书法艺术的不朽魅力。

美术作品展厅则以《百年风华正当时》(特邀作品篇)、《百年征程照初心》(主创作品篇)、《百年华诞歌盛世》(获奖作品篇)、《百花齐放春满园》(入选作品篇)四个篇章为主题,将《黄河谣》《贺兰红》《致敬一银西高铁建设者》《闽宁巨变》等大幅主题创作作品融入整体布局,创作理念出新,创作方式和艺术语言都与时代紧密相连。



扫二维码观看展览视频



日前,电影《三湾改编》江西首映式在南昌举行。电影依托于真实历史,讲述1927年秋收起义后,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“三湾改编”的故事。 新华社发

《西游记》连环画补绘工程 新书推介会举行

日前,由河北美术出版社组织策划的“《西游记》连环画补绘工程新书推介会”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办。同时“付爱民补绘西游记连环画原稿作品展”在济南展出。

《西游记》作为中国古典名著,其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被大众所喜爱。据介绍,《西游记》连环画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,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,金少梅、章兴瑞所绘。20世纪50年代后,刘继卣、刘凌沧、胡若佛、徐宏达等进入到《西游记》连环画的创作领域。20世纪80年代,全国再度掀起连环画热潮。

2017年,河北美术出版社为确保现有《西游记》连环画(36册)的故事连贯性和完整性,增加《西游记》连环画在文学结构中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,邀请付爱民完成补绘《西游记》连环画工程。

付爱民用5年时间,完成了《唐僧出世》《梦斩泾河龙》《唐王游地府》《寻访取经人》等4个故事的绘制,最后1个故事《大闹天宫》的绘制,也在筹备之中。

补绘的《西游记》连环画,在保证画面中国古典味道的同时,也将中国画传统线描语言与当代人的审美相结合。（据中国新闻网）

“甲骨文学校”推新番 带小读者“游”大明紫禁城

历史知识儿童读物“甲骨文学校”系列新作《大明紫禁城》日前由新经典文化·爱心树童书推出。

《大明紫禁城》延续了“甲骨文学校”系列故事的设定,讲述了悠悠、田田和小布丁暑假游学故宫时,跟着一只会说话的蟋蟀,穿越到了600年前明朝永乐时期的北京城。他们逛庙会、吃美食,还帮助皇太孙朱瞻基破解了紫禁城三大殿被烧谜案。在冒险三人组的视角下,一一展现在小读者们眼前。以趣味性、幻想性和知识性主导的《大明紫禁城》不仅大量介绍北京宫殿、城楼等建筑文化,还生动地介绍了明朝社会的生活细节,从而引导青少年在历史语境下了解古代文化,在阅读中自然生成对历史的兴趣和审美趣味。

该书主编李浩介绍,作者创作时参考了《明史》以及北京建城诸多史料,同时结合古代建筑中的文化内涵,如脊兽文化蛱蝶、天马、斗牛等象征。在保证史实准确的前提下,还能够帮助小读者理解历史上北京城的民俗文化及方言特点。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朱祖希说道:“这本书把中国古代规划师们和故宫那些神奇的故事,变成大家都能接受的语言,融汇到小朋友的脑海中,充满新奇。”(据中国新闻网)